



大红灯笼，挂在故乡

□李 宁

傍晚，有微风的风
翻动着这个时令。蜡梅
山一程，水一程
伸出一截一截花香

期盼已久的雪，簌簌苍苍
细微的声音，压弯了树枝
和通往那座老屋的小径
灶膛里的炊烟，穿过雾凇
穿过挂在屋檐上的冰凌
燃烧时剧烈的响声
特别清亮

我揣着鸟鸣，曾经
在这样的傍晚，从远方
的小城，回到家乡
贴在门楣的春联，像极了
父母的脸庞。丝丝白发
融入浮游的雪花
陌上泛青的柳丝，汇成新春

爆竹的交响

今天，我又回到了故乡
昔日也曾充满笑声的小院
已经物是人非
空空荡荡。精心准备的
大红的灯笼，被一把
生锈的铁锁阻挡。钥匙
在邻居家，还是在那
没有人记得
放在什么地方

……我一阵忧伤。止不住的
眼泪，像断了句的诗行
曾经的，安身立命的家乡
不经意间，成了故乡
一切，都化作了永恒的回忆
就像涌动的春潮
时时刻刻，都在
我的心头流淌

赶年集

□李景亮



我那家乡小镇大杨集，坐落在河南、山东、安徽的交界地带，介于虞城、夏邑、单县、砀山之间。平日逢集热闹，逢年集更热闹，从农历腊月十五拉开序幕，中间高潮迭起，到了大年三十那天便达到高峰，方圆三省四县的商人和农民都到这里赶年集。

小镇东西两门之间是一条三里长街，依次称作东街、大街、西街。东街和大街之间是东隅首，南北有条巷子二里长，南巷叫大南头，北巷叫大北头。西街和大街之间是西隅首，南北有条巷子二里长，南巷叫小南头，北巷叫小北头。沿着东西两个隅首向四面展开，有门面的开门面，没门面的沿街巷设摊子，门旁檐下、屋檐山墙、路边空地、拐角抹角，货摊一个连一个，根本没有空闲的地方。年货也多，吃的、用的、穿的、戴的、玩的、供的、干的、鲜的、熟的、生的，可谓五光十色，要啥有啥。

穷家富户都要过年。那些周转灵活善于经营的粮食贩子绝对不会坐失良机，他们打外地低价买回，运到当地高价卖出，从中赚钱。粮行设在西隅首东南角一片空地上，到处摆的都是粮食。粮食口袋一溜挨一溜，就像佻去树冠后的树桩立在那里。买主游动其间，挑来选去，最终相中一家，经中介说和，议定价格，双方到柜台交佣金，接着就是过粮食。那位专贩过粮食的人，年逾半百，中等身量，心平气和，精干有力，不是别人，正是我爹。卖主将粮食倒满一斗，爹就两手端起，举到胸前，趁势倒入买主口袋。忙活一晌午，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胳膊疼，浑身落的都是土，酷似土地爷。每

次赶年集撒在筐箩里的小麦多则八九斤，少则五六斤，半个月的年集下来，可积小麦百多斤，我家可分三四十斤。那时，我的两个哥哥在志愿军服役，家中只有爹娘和我三口人，过年时就不用再买粮食了。

西隅首东边路北有片开阔地，足有一亩多，水煎包、小米粥、丸子汤、烧饼、麻花、馓子等等吃喝摊子多集中在那里。色彩、光芒、风味、情趣杂糅一块，浑然一体，比起别处来，这里更具诱惑力。谁家水煎包子摊靠近路边，心宽体胖的何大伯一手挖馅子，一手捏包子，吸袋烟工夫就捏一大片。何大伯站在锅旁，往锅里摆包子、撒面水，在熟透的包子上淋香油，将焦黄的包子铲到盘子里，眼疾手快，干净麻利。她面对那挤个半死的人群，高声叫卖，尖细高昂，清脆耐听。凳子上挤满了顾客，都在品尝她家的水煎包。我们一群孩子呆若木鸡，眼看戏似的在看何大伯的精彩表演。她老人家心肠好，特别喜欢小孩，赏给我们每人一个包子。

营盘地处东隅首的西北角，是集市的布行。棉花、棉絮、棉线、白棉布、紫花布、花格子手巾、棉线袜、扎腿带子、洋线、洋布、洋袜子，满满地摆了一大片，五颜六色，光彩照人。这里卖家多，买家更多。我家近门二叔是这布行的经纪人，协助卖家推销货物，促使交易双方成交，从中收取佣金。卖家拉他看看布的成色，向他使眼色伸指头，意在请他多卖几个钱。买家呢，向他递烟说好话，请他朝下压压价，争取买到物美价廉的布。经他撮合，双方同意，交过佣金，这才量布。二叔量布有经验，尺寸准确，公平合理。从来不用剪

子，只在布边上咬牙印，然后一撕到底。有人报告，北头两家卖主因争地盘发生口角，打起架来，还互相踢了摊子。二叔慌忙跑去，查明原因，板起他那一副浅麻脸，该训的训，该劝的劝，调换货位，平息事态。一场年集下来，弄得二叔嘴干舌苦，双手生疼。不过，所得报酬也相当可观。用眼下时髦的话说叫做“有偿服务”。

平心而论，年集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数卖炮的摊子了，常常使我流连忘返。炮摊位于西隅首西北角关爷庙门口，桌上摆着几家炮店的作品：麻雷子、二脚踢、小火鞭、大火鞭、起花、烟火等等。为了招徕顾客，这家挑出一挂鞭炮燃放起来，噼里啪啦，活蹦乱跳，溢光流彩，落英缤纷。那家抱出一筒烟花，点燃起来，繁花似锦，令你赏心悦目，拍手称快。家住贾庄的贾德后，外号叫“贾聋子”，曾因炮店成品屋失火，他从屋里往外抢鞭炮不幸耳被炸聋，但他不改初衷。他有一绝，会制带双响的大炮，我们那一带叫它“天地炮”。我们镇上的孩子都喜欢炮，可以说没有不认识贾聋子的。我们这群小孩看罢几家试炮的表演还不过瘾，就央求贾聋子试试他那天地炮。他有求必应，说试试就试试。他从成摆的天地炮中抽出几个，走进行人稀少的小北头，后边跟着一个人。他和颜悦色，从容不迫，每走几步，鸣放一只，“乒！”跟枪响似的，然后自动飞向天；“乓！”跟枪响似的，炮纸炸得粉碎，随风纷纷飘落。这种炮在当地少见，而且声音高大，如果连续鸣放起来，跟打仗似的响作一团，清脆悦耳，振奋精神。贾聋子带来的几百盘天地炮，日不过午，便被乡下人抢购一空！

过年了 (外一首)

□马骏斐

一朵梅在老屋的墙角
张望已久
我听见冰雪在它蕊中
融化的声音
灶膛的火光
映红了一张苍老的脸
将一缕炊烟从寒意中
抽出温暖的气息

佳节

春天的笑脸
在一副大红的对联后面
等待一场南来的风
打开门扉

村口的积雪
被回家的脚印覆盖
农历深处的守望
已是绿意萌动
一棵老树皴裂的皱纹里
蕴含笑意
枝头上那些含苞的问候
等待一场春风将它说出

节气里的一枝梅
早已按捺不住芳心
将一缕暗香送入怀
报到爱的讯息

村庄的喜悦
正以千年不变的剧情重复
上演
鹤发和童颜
皆以急切的心情等待
当亲情和欢乐
被噼里啪啦燃爆
心的门扉贴上大红的春联
成为一个岁月的封底

按捺了一冬的心事
在心底里萌动
那些期望和梦想
急不可耐地探头

一团喜气挂在檐下
也在胸中晕染
让一束礼花在氤氲的紫气里
点燃五彩的岁月

人间最吉祥的祝福
张贴在门楣
我们拱手相迎
纷至沓来的美好日子

手指间的新年 (外一首)

□李惠艳

手指间滑落的音符
迈着辞旧迎新的脚步
飘逸在盛情甘醇的美酒中
如同优雅旋律
带给人无尽的希望和期待

总把希望托举成明天的太阳
总把阳光填进生活的色泽

手指间滑落的诗句
沿着袅袅升腾炊烟的走向
飘逸在古香古色的村庄
如同岁月的长河
带给人无尽的回忆和追寻

被母亲珍藏在记忆中的春天
模糊了渐行渐远的视线
一如影影绰绰的背影
回荡在新年浓郁的年味中
总把亲情烹制成团圆的美

味佳肴

总把淡淡的忧伤留给独守
的村庄

手指间滑落的思念
踩碎了多少个日夜的呓语
飘逸在魂牵梦绕的乡愁中
如同抒情的车票
带给人无尽的愉悦和舒适

被故乡珍藏在岁月中的暗示
拨开了渐行渐远的老屋
一如平平仄仄的诗句
回荡在亲朋好友的笑脸上
总把每次的团聚当成一次

分手

总把高举的酒杯当作一种
祝福

珍藏在岁月的钟声

被父亲珍藏在往事中的心酸
苍白了渐行渐远的日子
一如风风火火的脚步
回荡在新年悠扬的钟声中



多彩花灯贺新年

汤德宏 摄

福气饺之谜

□马亚伟

自己是被好运垂青的人，福气一定会降临到我头上。有了这样乐观的态度，我学习起来更有劲头了，而且还不觉得累。有时累了，想起福气饺的事，一股神奇的力量就会油然而生。那年夏天，我如愿考入了重点初中。

年年大年初一吃饺子，我家的福气饺每年都有故事。比如，父亲计划去外地打工那年吃到了福气饺，他不仅顺利找到了工作，还挣到了不少钱。我考高中那年，又一次吃到了福气饺。妹妹考师范学校那年，也吃到了福气饺。还别说，福气饺真有魔力，多数情况下都会赐我们福气，所想之事皆能成功。

年龄渐渐大一些之后，我发

现我家的福气饺有点意思，都是那年有事要经历的那个人吃到。也就是说，需要一份福气来“保佑”的人都能吃到福气饺。我怀疑是母亲在其中起作用，每年都是她煮饺子。那年赶上我毕业，下半年就要分配工作。我隐隐感到，大年初一的福气饺肯定又会是我的。果然，我在吃完自己碗里最后一个饺子的时候咬到了硬币。

我偷偷对母亲说：“妈，我知道了，谁能吃到福气饺，不是神仙做主，而是你说了算！”母亲“扑哧”笑了：“世上哪有什么福气饺？你心里觉得有福气了，福气自然就来了。”可是，母亲并没有在福气饺上做记号，我们吃

到的福气饺跟别的饺子一模一样，母亲如何让福气饺准确无误跑到我碗里的？这简直是个谜，我“研究”了半天不得其解。

多年后，我的孩子长大了。我也想让他在大年初一吃到福气饺，让他梦想成真。我问母亲：“福气饺就一个，怎么能让孩子吃到福气饺，又不被他发现是我刻意为之？”母亲嗔道：“真是笨哦，有的是办法呢！记住福气饺在什么位置，煮的时候先给他煮一碗，一碗饺子就那几个，福气饺就在里面，他迟早能吃到。还有，做个只有你自己才能看得出来的记号。”我狡黠地眨着眼睛，笑着跟母亲逗趣：“妈，这些年我们就是这样被您忽悠的哦！”母亲也笑了。

今年过年我准备用不同颜色的面粉包七彩饺子。福气饺就藏在里面，我一定能让孩子吃到。想着自己“巧妙的构思和创意”，我不禁笑起来。其实，世上儿女的福气，不是哪位神仙给的，而是巧手慧心的母亲给的。

还乡

□耿艳菊

旧岁远去，新年到来，还乡就成了眼前的关键词。乘地铁，走在路上，每天都看到不少回家的人拉着行李箱，带着大包小包，欢欢喜喜，热热闹闹。

无巧不巧，近来读书，读的是哈代的小说《还乡》。故事中的主人公从偏僻的荒原走到了大城市，但又厌倦了大都市巴黎的繁华，毅然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家乡的荒原，带着美好的愿望，开了一所乡村学校，立志献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以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

家乡，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人们心灵的落脚点。风光时会不由想到她，失意时也更会首当其冲，孤独时、受伤时、委屈时，亦如此。“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清淮奉使千余里，敢告云山从此始。”田园牧歌的生活，世世代代，一直是人们心间的美梦，安慰着个人现实处境的惨淡。

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就是一人受一方水土养育的乡情。年轻时“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总觉得外面的世界精彩，可是兜兜转转，惦念的还是家乡的水、家乡的风。

一天傍晚，回家时路过小广场，碰到一位家乡的朋友，平日里大家不太熟，可一见面，觉得分外亲切。我们都不禁停下脚步，站在寒凛凛的黄昏里聊天。刚寒暄两句，话题就跑到了还乡上。旁边有个中年男人打电话，声音很高，扯着嗓子喊似的，还开着免提。一时间，我和朋友都停住了说话，怕打扰到中年男人。

只听中年男人说：“我们后天就回去了，壮壮妈给您买了件羽绒服，家里还缺啥，天冷路滑，等我回去再买，您就安心在家等着吧！”电话那边是一个老男人的声音，声音也很高，仿佛也扯着嗓子喊似的，有力的字句在清寒的黄昏中回荡，到处是喜悦弥漫：“好！好！家里啥都有，过年都准备齐了，你们在外不容易，别乱花钱啊！”

中年男人又殷殷嘱咐了几句，挂了电话。随即，他抱歉地向我们解释：“我老娘有点耳背，不好意思，你们多包涵！”这没什么，在室外又是公共场所，不但没有打扰，而且感到温暖。

晚上在家无事，我坐在电脑前，敲出

“还乡”二字，出来了一首苏东坡的《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泪长。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

这首词写的是两地相望的情景和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了别后思念之情，虽不是着重在还乡上，但从上阙看一生旷达的苏东坡的愿望亦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何况寻常人呢？背井离乡，在外的辛苦奔波，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能更好地活下去，让日子过得好一点。即便不能衣锦，也要回到家乡和亲人过一个团圆年，安安稳稳坐下来，和亲朋好友好好吃一顿饭，谈谈家常，聊聊烦恼，说说一年来的如意和不如意。

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儿女，过年还乡，回到故园和家人亲朋团聚，是我们暂时抛开生存包袱的最好理由。还乡，仿佛就是心灵的驿站，我们需要在这里停顿一下，为心灵及时补充一些能量，好再一次扬帆启航。

